

## 風雅傳承：新加坡南洋大學師生的舊體詩詞集

林立\*

### 摘要

《雲南園吟唱集》、《星洲古堡紀遊詩》及《南風詞集》是三部在 1960 年代初由南洋大學中文系師生創作的舊體詩詞集。第一部的出版是為慶祝該校 1960 年第一屆的畢業典禮，當時中文系邀請了本地眾多詩人參與雅集，而後兩部則是詩選課學生的習作。本文首先回顧南洋大學創校初期的政治風波，繼而剖析三部詩詞集在新加坡舊體詩壇的重要性。作者指出參與創作的學生似乎不受校園政治的影響，陶醉於校園的美麗風光與傳統詩藝之中。而因政治原因離開中國遠赴南洋的中文系教授，則在作品中採用遺民口吻表達其家國之思。其中劉太希在傳授古典詩藝予年輕一代的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其指導下，學生不但掌握了舊體詩的創作方法，而且也有機會參與本地詩社的唱和，延續了本地詩壇的血脈。文章最後指出，新加坡舊體詩曾有輝煌的歷史，但隨著華文教育的低落，舊體詩的創作也逐漸式微，其衰敗與南洋大學的關閉同樣令人唏噓。

關鍵詞：新加坡、南洋大學、舊體詩、劉太希、雲南園吟唱集、星洲古堡紀遊詩、南風詞集

---

\* 林立，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Transmission of *Fengya*: Classical Poetry Collections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Nanyang University

Lap Lam\*\*

### Abstract

*Yunnanyuan yinchang ji* (Correspondence Poems of the Yunnan Garden), *Xingzhou gubao jiyoushi* (Poems about the Excursion to the Old Fortress in Singapore) and *Nanfeng ciji* (Ci Lyrics of the Southern Breeze) are three classical poetry collections written by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at the former Nanyang University in early 1960s. The first collection was produced to celebrate the first commencement of the university in 1960, when the Chinese Department invited many local poets for a celebratory feast, while the latter two are compilation of student assignments of poetry classes.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Nanyang University, which was seen as the champion of Chinese culture at the time when Singapore was troubled by racial politics and social disorder. The second part examines the compilation and content of these collections, offering some viewpoints about their cultural and literary significances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poetry in Singapore. The author notes that th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writing of these collections seemed to be aloof from the political tumult, fully emerging themselves in learning classical poetry and the beautiful scenery around the school campu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fessors, who left China after the Communist takeover, adopted the *yimin* (people who remain loyal to the former regime, similar to loyalist) expression to manifest their nostalgia for the homeland. Among them, Liu Taixi played an instrument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art of classical poetry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Under his mentorship, students not only acquainted themselves with poetry, but also had the chance to take part in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of local poetry societ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classical poetry writing had its heydays in

---

\*\* Lap Lam,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before the decline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its waning is as sad as the closure of Nanyang University.

Keywords: Singapore, Nanyang University,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Liu Taixi, *Yunnanyuan yinchang ji*, *Xingzhou gubao jiyoushi*, *Nanfeng ciji*

## 一、前言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一群就讀於南洋大學中文系的年輕學子，得到師長的指導和鼓勵，課餘徜徉於山海之間，嘯詠唱酬。他們的舊體詩詞作品集後收錄於《雲南園吟唱集》、《星洲古堡紀游詩》和《南風詞集》內。這些出版物，標誌著南大中文系在古典詩詞教學與創作方面的成果，有著相當顯著的歷史與文化意義。然而世易時移，今日幾已無人知曉。而當事人本身，或已過世，或已由當年的皓齒紅顏，變為眉髮俱白的耆宿。一些唱和的細節，亦隨人事的消逝而湮沒。本文試圖透過對三部詩詞集的解讀以及與作者的訪談，結合南大的創校歷史和政治風波，剖析南大詩詞班在文化傳承方面的意義，鉤沉當日唱酬的背景與內容；並考量南大師生的作品，在新加坡傳統詩壇發展歷程中的位置與作用。以往有關新加坡華文舊體詩的研究，側重的文學場域或在報章，或在文學社團，學府的創作則未見論述。<sup>1</sup>本文將補足此一缺漏，使新加坡舊體詩的研究板塊更為完備。此外，透過南大中文系師生與校外文學界、報社的緊密聯繫，特別是與新聲詩社的唱酬活動，可看出他們並非自我封閉於象牙塔內，而是與華社聲氣相通的。這些校園唱酬雖然只是曇花一現，未曾在新加坡華文文學史留下深遠的影響，卻對吾人在新世紀的校園推動舊體詩創作，起了一定的啟迪作用。

關於南洋大學的研究和回憶錄數量甚夥，但諷刺的是，現時學界和民間之所以關注南大，是因為它已不復存在。其充滿波折的校史和悲劇的結局，不特造成了那一代很多新、馬華人無法彌平的精神創痛，亦不時引發後來者的反思。以此觀之，三部詩詞集的研究當可為後人了解南大的歷史提供借鑑。它們記錄了早期南大人的生活面貌與學習情況，在動盪的政治風波以外，那種曾經意氣風發的樂觀情緒，那種對傳統文化的執著，與南大最終的命運比照，更加令人唏噓不已。

## 二、風雨飄搖：南大的創校、發展與中文系

南洋大學的創立，目的是為新、馬以至整個東南亞的華人子弟提供大學教育的機會，尤其是高等華文教育。加上 1949 年後，華人子弟以政治緣故，難以負笈大陸。而當地中

<sup>1</sup> 李慶年的研究，集中在報章上刊登的舊體詩作品。見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有關詩社的研究，參閱姚夢桐，〈時代的印記：邱菽園《檀榭詩集》的出版及其意義〉，載《華人文化研究》創刊號（2013），頁 135-147；譚勇輝，《早期南洋華人詩歌的傳承與開拓》（南京：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1 年），其中第四章詳論麗澤社的唱酬，見該文，頁 123-154。前述這些研究都側重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趙穎的《新加坡華文舊體詩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第五章，頁 195-229，專門探討探討舊體詩在新加坡建國後的發展情況，但也沒有提及學府的創作。

學師資，亦因大陸供應的阻絕，漸有「涸竭之虞」，因此亟需培育本地教學人材。<sup>2</sup>另一目的，則是透過大學教育在海外傳承中華文化，甚至有反對英國殖民的含義。倡議創建南大的新加坡企業家陳六使（1897-1972），在 1953 年 7 月 26 日主持南大動土工程時即說：「馬來亞係英華巫印各族同住之樂土，華人需有自己之文化，絕不能被淘汰，否則，身為華人而無華人之文化，雖自認為華人而不知自己之文化，將不知何以言之。」<sup>3</sup>是以南大各系中，特以中國語言文學系最受華人社會關注，甚至被譽為南大的「靈魂系」，<sup>4</sup>但另一方面，在新、馬族群政治與東西方冷戰的氛圍中，南大的創立宗旨和動機不斷受到當政者的質疑，中文系亦同樣受到極大的衝擊。

南洋大學在 1955 年正式成立，先修班在當年 6 月開始上課。自草創以來，南大即受到來自新、馬各時期的政府以及英語社群、馬來社群的極大阻力，經常捲入族群政治和左右派權力鬥爭的漩渦。李元瑾相當精切地指出：「南洋大學應運而生，成為華語群社會的寵兒。但是，它又生不逢時，當時國際上的反共、區域內的排華，以及英國殖民地的英語優勢，使這所華文大學飽受猜疑與攻擊、孤立與冷遇。」<sup>5</sup>這一情況在新馬獨立後以至 1970 年代，仍未見改善。政府一直擔心南大會成為培養共產分子的溫床。<sup>6</sup>而南大有一些學生，確實更熱心於搞政治抗議活動多於求學。<sup>7</sup>李元瑾續分析道：「人民行動黨組織的新加坡政府……眼看東南亞國家對未完全撤退的共產黨勢力憂心忡忡，周遭馬來國家對新加坡濃厚

<sup>2</sup> 見南大籌備委員會，〈南大創立宣言〉（1953 年 4 月 7 日），載王如明主編，《南洋大學文獻》（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2015 年），頁 10。新加坡史專家藤布爾亦指出，中共建國之初曾鼓勵華僑歸國求學，給予他們多種津貼，也不設最低學歷門檻，但殖民地政府卻基於政治理由，禁止他們返回新加坡，因此許多父母都反對兒女回國。50 年代末，中國政府也不再無條件收錄海外學生，而是擇優選錄。這讓新加坡學生回國求學的熱潮減退。見 C.M. Turnbull,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09), pp. 249-250, 303.

<sup>3</sup> 陳六使，〈在此山野播下文化種子〉，載王如明主編，《南洋大學文獻》，頁 12。陳又認為英語教育導至「稅收增加，設下重重陷阱，培養出一群愚人，浪費公共資金。」見 Turnbull, p. 250；中文版參考歐陽敏譯，《新加坡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6 年），頁 333。

<sup>4</sup> 嚴長冬在第五屆畢業特刊中寫道：「中文系是南大的靈魂系，沒有了中文系，她將失去作為一間民族大學的特性，沒有了中文系，那些曾經鞠躬盡瘁為民族文化獻身的戰士，他們所贏取的功績，將付之東流。」載《南洋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第五屆畢業班紀念特刊》（1963），頁 50。南山客在 1957 年於《南洋商報》撰文稱，南大中文系是全校學生人數第二多的學系，僅次於物理系，這種現象，是由於在殖民地政府壓抑下，華文教育無法正常發展，因此「維護華文教育」，成為華僑特別關注的問題。而南洋大學主事者亦一直強調「南大創立的重心是在中文系」，中文系的發展亦順應了社會特殊的需要。見南山客，〈南大中文系何以成為熱門？〉，載《南洋商報》，1957 年 6 月 5 日第 14 版。

<sup>5</sup> 李元瑾，〈南大故事：解讀、反思、建構〉，載李元瑾主編，《南大圖像：歷史河流中的省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2007 年），頁 3。

<sup>6</sup> 李光耀（1923-2015）在 1963 年領導人民行動黨贏得大選後，即採取行動，對付支持「替共產黨人出面做事的人」，包括褫奪南大創辦人陳六使的公民權，逮捕 20 名南大學生。見古鴻廷，〈南洋大學的改革與關閉〉，載李業霖主編，《南洋大學史論集》（八打靈再也：馬來亞南洋大學校友會，2004 年），頁 377-378。1968 年，教育部長王邦文在承認南大學位的同時，曾將提高南大的學術水準與「清除南洋大學內的反國家共產分子」掛鉤。見周兆呈，〈語言、政治與國家化：南洋大學與新加坡政府關係（1953-1968）〉（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2012 年），頁 414。

<sup>7</sup> 之前被禁的新加坡華文中學學生聯合會的成員，又在校內建立了南大學生聯合會，並組織一系列的抗議和暴力活動。見 Turnbull, p. 357.



的『華彩』疑慮重重，建國後即刻對一切標誌華族屬性和彰顯中國元素的語言、教育、文化、社團、報章等加以約束，南洋大學自然也在監督之中。」<sup>8</sup>南大被排擠的最明顯例子，便是其學位要直到 1968 年，才獲新加坡政府正式承認（其中 1960 年第一屆獲當時的教育部長楊玉麟口頭予以承認）。而南大被納入國家教育的體制內並受其監控，即在 1963 年大選過後。其時南大理事會主席陳六使被褫奪公民權，學生會被解散，南洋大學「失去了與政府抗爭的能力」，從此「踏入國家化的進程」。<sup>9</sup>其間南大復經歷過改制的風波（由美式體制改為英國體制），1975 年又在政府的指引下，改以英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與中華文化、歷史有關的課程除外），這些變動每次都引起南大學生及華人社會極大的反響，甚至引發學潮。<sup>10</sup>最後南大在 1980 年與新加坡大學合併，走完了它短短二十五年崎嶇波折的歷程。

南大中文系的運作自是與南大的命運息息相關。在其發展過程中，中文系曾面對不少困難。一是中國出版的書籍不能進口，造成參考書嚴重缺乏。<sup>11</sup>二是政府對待南大的態度，使一些教職員無法接受，或因而辭職。例如 1959 年由西澳大學校長白里斯葛(Stanley Lewis Prescott)任主席的南洋大學評議會所發表的報告書，提出「不建議承認」南大學位，此事震撼了整個校園。<sup>12</sup>中文系第四屆畢業生陳凌然憶述南大學術人員當時在文學院講堂舉行臨時會議，「會上，許多有名氣的教授、講師們都紛紛發〔表〕言、抨擊報告書的不顧現實，不通情達理、存心扼殺民辦大學的生存機會。而潘重規教授也在會上發言……有好多自尊心強和洞察南大問題已經變為政治化的教授和講師，憤而辭職。促使南大失去了許多難能可貴的師資，更傷了南大的元氣。」<sup>13</sup>潘重規（1908-2003）便在該年離職，同年離職的中文系導師還有潘重規的夫人黃念容（國學大師黃侃之女）、凌叔華、賀師俊、王詠祥、閔守恆，此後兩年離職的又有余雪曼、羅慕華、劉太希、涂公遂、嵇哲、韓素音等。

<sup>8</sup> 同註 5。

<sup>9</sup> 李元瑾，〈南洋大學：走在搖晃的政治鋼索上〉，此篇是為周兆呈所著書的序文，見周兆呈，〈語言、政治與國家化：南洋大學與新加坡政府關係（1953-1968）〉，頁 ix-x。關於 1963 年的南大風波，另詳邱淑玲，〈變革的陣痛：1960 年代的南大學潮〉，載李元瑾主編，〈南大圖像：歷史河流中的省視〉，頁 229-234。

<sup>10</sup> 1965 年的王廣武報告書，建議南大建立新學制，實行新課程，使南大能收容所有國內各源流教育系統出身的學生，並因應社會的情況和從國家的利益著想，要求全體同學除華文外，還須精通馬來語和英語。另外報告書又建議將中國語言文學系易名為漢學系。見王廣武等，〈南洋大學課程審查委員會報告書〉（1965 年 9 月 12 日），載王如明主編，〈南洋大學文獻〉，頁 130-142。有關該報告書所引發的社會反響與學潮，見周兆呈，〈語言、政治與國家化：南洋大學與新加坡政府關係（1953-1968）〉，頁 358-378。另見 Huang Jianli,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he Language Divide in Singapore: Controversy over the 1965 Wang Gungwu Report," 載李元瑾主編，〈南大圖像：歷史河流中的省視〉，頁 165-220。1975 年南大改用英文教學所引起的社會輿論，見〈針對母校教學媒介問題，南大畢業生協聲明認為，突然改變教學與考試用語經大大地使學生感到侷促不安〉，載《南洋商報》，1975 年 9 月 19 日第 8 版。

<sup>11</sup> 見黃宏萌，〈驀然回首五十年〉，載陳鈞凌編，〈南洋大學中文系第四屆畢業同學離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新加坡：南大中文系第四屆校友紀念文集編委，2012 年），頁 100。

<sup>12</sup> C.M. Turnbull,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p. 371.

<sup>13</sup> 陳凌然，〈一代學人潘重規教授高壽辭世〉，載陳鈞凌編，〈南洋大學中文系第四屆畢業同學離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頁 180。教員、學生對報告書的不滿，亦見於《南洋商報》的報導，見〈針對南大評議會報告書，南大師生將發表意見〉，載《南洋商報》，1959 年 7 月 24 日第 5 版。

筆者採訪當年在讀的蘇新銒博士，他指出該報告書導至教員之間出現分歧，他們的離職亦多少與此有關。<sup>14</sup>而教員的欠缺穩定性，對中文系的教學亦有一定的影響（如劉太希走後，古典詩詞的創作便無復當年，詳見後節）。三是官方試圖透過學制的改變，削弱華文課程的比重。據曾任中文系主任的李孝定（1918-1997）憶述，1965 年的王賡武報告書出爐後，校方提出將舊制兩年必修的十二個華文課程學分，改為十二個馬來文必修學分，又將原來兩年華文必修的十二個學分，改為一年選修，而且只有三學分。最終中文系學生九分之一的學分，是必修馬來文。<sup>15</sup>這份報告書由此引發了南大學生的抗議。新加坡政府出動警察包圍學生宿舍，遞捕滋事學生，並開除其學籍，若干中文系學生亦在開除之列。<sup>16</sup>而教師在學潮期間亦要經常與激進的學生領袖周旋。<sup>17</sup>校方在政府的壓力下，亦曾提出改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但中文系在向校方爭取後，獲得特別通融，允許其繼續維持現狀。<sup>18</sup>

撇開校園政治化和學生的經濟能力等問題，<sup>19</sup>南大中文系的學生在讀期間，仍勤於學習，展現出對中華文化莫大的熱忱。而南大位於裕廊西的校舍（此地原為「雲南」種植園，因此南大又稱「雲南園」）風景優美，誠是培養創作靈感的福地。劉太希在〈雲南園吟唱集序〉開篇即云：「星洲海疆平遠，獨西南岡巒起伏，具雄奇鬱紆之緻。雲南園一隅，則尤蕭然以森，惠氣鍾毓，與海雲相盪摩。」<sup>20</sup>1961 年畢業、後成為作家的黃應良，在其〈浪淘沙·雲南園之暮〉一詞的序文亦寫道：「南洋大學崛起雲南園中，黃昏夕陽西照，山光水色，氣象萬千，觀賞不盡。晚餐後員生或登山崗，或漫遊校園，頗得逍遙之趣，因為詞焉。」（《雲南園吟唱集》，頁 62）他又有一首七絕，概括了雲南園的地貌輪廓：

雲南園起萬山間，綠樹環生水一灣。鳥語書聲入境美，瓊樓玉宇繞山環。<sup>21</sup>

<sup>14</sup> 筆者與蘇新銒博士的訪談，是在 2015 年 10 月 16 日。他稱老師之間的分歧，具體情況不便透露。

<sup>15</sup> 李孝定指出，此課程實施一年後，「中文系學生馬來文過關的，大概十不得一，學校不聲不響的將課程表改成我一年前所建議的那樣」，即將華文改為十二學分必修，馬來文選修三學分。李孝定，《逝者如斯》（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年），頁 112-113。

<sup>16</sup> 李孝定稱中文系被開除的學生近兩百名，參閱其《逝者如斯》，頁 119-120。李的記憶或有誤，據《星洲日報》1965 年 10 月 28 日載，校方開除的學生共 85 名。引自邱淑玲，〈變革的陣痛：1960 年代的南大學潮〉，載李元瑾主編，《南大圖像：歷史河流中的省視》，頁 235。另見同書 Huang Jianli,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he Language Divide in Singapore: Controversy over the 1965 Wang Gungwu Report," p. 185。有關這次學潮，另參 Huang Jianli 同文，頁 181-186，及邱淑玲同文，頁 234-239。

<sup>17</sup> 李孝定的回憶錄記載了一次與中文系學生會的會面。學生做完報告後，要求他簽字，但他發現同學的記錄只強調了他批評政府的話，批評同學不對的話，「卻一切從簡，或輕描淡寫的一筆帶過。」李於是要求學生重新整理後再簽字。見李氏，《逝者如斯》，頁 124-125。

<sup>18</sup> 據李孝定憶述，此事發生在黃麗松任校長期間，即 1969 至 1972 年。當時他去找黃麗松表示異議，結果校方隨後宣佈中文系和歷史系的中國歷史課程可以繼續使用中文教學。見李孝定，《逝者如斯》，頁 149。

<sup>19</sup> 早年南大學生常要解決學費和生活費問題，半工讀者不在少數，見翁世華，〈陳六使先生倡辦南大及其對新馬華文高等教育所作的貢獻〉，載《南大第一屆（1959）中文系紀念文集》，頁 205-206。王永炳，〈夢回南大當年〉，載陳鈞凌編，《南洋大學中文系第四屆畢業同學離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頁 159-160。

<sup>20</sup> 劉太希等著，《雲南園吟唱集》（新加坡：南洋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會，1960 年），序。

<sup>21</sup> 黃應良，〈鳥語書聲中的雲南園〉，載《南洋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第二屆畢業班畢業特刊》（乙組），頁 60-61。

此詩與《雲南園吟唱集》中的作品，以抒情的筆觸描劃了雲南園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記述了在風雨飄搖的年代之前，南大人風流儒雅、逍遙樂觀的一面，讀之令人嚮往。

### 三、文化傳承：南大中文系的詩詞班及其導師

中文系既是南大的「靈魂系」，亦是最大的學系之一。以第一屆（1956）文學院五個學系所收錄的 239 人計算，1960 年畢業自中文系的首屆畢業生即有 88 人，佔文學院總學生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六點八，即超過三份之一，另佔該屆南大畢業總人數（439）的百分之二十。可見創校伊始，中文系便是校內的一大學系。1961 年第二屆中文系畢業生亦有 88 人，佔文學院該屆收生人數（388 人）的百分之二十二點六，及全校畢業人數（344）的百分之二十五點六。其後兩年文學院人數每年增加，中文系修讀人數仍維持在六、七十人之間。<sup>22</sup>而導師方面，從第一屆畢業同學錄所見，連助教在內有十五位左右。本文研究的三部詩詞集，參與者除了社會名流與詩人外，基本上都是第一至第四屆的中文系師生。

師資方面，由於東西方冷戰，加上當時馬來亞與新中國沒有建交，使南洋大學無法聘請到中國大陸的教授。中文系的導師，因而基本上都由台、港學者組成，其中尤以台灣學者居多。據衣若芬的觀察，這些老師多有「連帶關係」，如余雪曼與潘重規同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涂公遂和劉太希同畢業於燕京大學。劉太希又是潘重規的舅舅。他們都是章太炎（1869-1936）、黃侃（1886-1935）的後學門生，故都有意在南大傳承師學云云。<sup>23</sup>而南大中文系的課程設置，亦與台灣各大學的中文系相近，加上薪金豐厚，台、港學者都樂於南來。<sup>24</sup>李孝定曾說：「當地華人社會，對中國語言文學系，尤其是愛護有加，寄望殷切。」

---

此文曾刊於 1959 年 11 月 21 日《南洋商報》的「商餘」版。中文系的師生，關係似乎也頗為和睦，如第四屆畢業生黃士衡在〈四載春風〉一文回憶道：「最可取的，是我們全班都以學業為主，絕不勾心鬥角，也不會分派系，更不會惹是生非，心存忌恨。」載陳鈞凌編，《南洋大學中文系第四屆畢業同學離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頁 168。另參閱《南大第一屆（1959）中文系紀念文集》、《南洋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第二屆畢業班畢業特刊》、《南洋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三年級紀念刊》、《南洋大學中文系第四屆畢業同學離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等。

<sup>22</sup> 南大歷屆學生人數統計，見馬來亞南洋大學校友會等編，《紀念南洋大學創校 25 週年特刊》（吉隆坡：馬來亞南洋大學校友會，1982 年），頁 66-67。中文系畢業人數，乃根據南大第一屆中文系編，《南大第一屆（1959）中文系紀念文集》（新加坡：1999 年，非賣品），頁 33。第三屆畢業生陳聞察先生及蘇新塗博士指出，中文系因學生人數眾多，故曾分為甲、乙兩班。又由於教育系要關閉，該系有不少學生從 1957 年至 1959 年度，陸續轉讀中文系。這些轉系的學生，都被編入乙班，目的是讓他們較容易補修中文系一年級的課程。

<sup>23</sup> 衣若芬復舉出余雪曼編選的《南洋大學基本國文》為例，指出第一篇「當代」部分就選了章太炎〈論散文駢文各有體要〉一文。見衣若芬，〈南洋大學時期的凌叔華與新舊體詩之爭〉，載《新文學史料》第 1 期（2009），頁 50。

<sup>24</sup> 有關南大中文系薪金對台、港學者的吸引，冷戰對聘請教師的影響，以及中文系的台、港教師名錄，參閱金進，〈冷戰、南來文人與現代中國文學——以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任教師資為討論對象〉，載《文學評論》第 2 期（2015），頁 148-149，154-156。首任中文系主任余雪曼亦憶述：「在新加坡南洋大學主持中國文學系，兼代文學院長，薪酬之高，超過香港大學教授一倍。」見余雪曼，〈感謝貧窮惠我一生〉，載陳鈞凌編，《南洋大學中文系第四屆畢業同學離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頁 193。



歷任系主任，都是新加坡政府從台灣高等教育界遴聘擔任；所訂課程表，和台灣各大學中文系，如出一轍，除了將『國文』一辭，改稱『華文』外，幾乎連小異都不存在，只要看系的全名，和課程表的結構，任何一位中文系科班出身的人士，一眼便能看出，是從傳統中國中文系全盤移植過去的。」<sup>25</sup>

不僅如此，據不少畢業生憶述，最初幾年的課程，都是以傳統文學和文獻為主，新文學的課程相對較少。<sup>26</sup>衣若芬更聲稱，當時南大中文系有新舊體詩之爭，主要是教授新文學的凌叔華和其他擁護舊體詩的章、黃弟子（尤其是劉太希）之間的矛盾。<sup>27</sup>但這似乎無礙同學研習舊體詩的熱誠。即便是凌叔華推動成立的南大新文學組織「創作社」，其成員有些亦兼擅新舊體詩。如後來擔任「創作社」編務的黃應良，便參加了雲南園吟唱雅集，並擔任是次活動的籌委。<sup>28</sup>第四屆畢業生黃士衡在〈四載春風〉一文，亦憶述修讀古典詩詞課的情況道：「中文系修讀的『新文學』（或白話文學）不算多，最主要的是舊文學方面的下足苦功，尤其是文言文和詩詞方面的習作。當然在開始的階段，我們會有學古不成的笑話……在詩詞的內容方面，也不能力求清新突破，而寫了不少淒淒慘慘的斷腸詩詞……當然，後來古代散文及韻文讀多了，我們的習作也較有水準了。」<sup>29</sup>第三屆畢業生陳聞察先生在接受筆者訪問時亦指出，早年新、馬學生多受「五四」新文學影響，本不太注重傳統詩詞。但劉太希（1898-1989）的「歷代詩選」是必修課（一年學詩，一年學詞），他們因此都學會了平仄格律和詩詞創作的的方法。而劉氏確亦能引起同學們對詩詞的興趣，一時創作之風甚盛，直到現在，若干同學還沒有輟筆，這一點亦得到陳聞察的同學蘇新銓的認同。<sup>30</sup>

教授詩詞課的老師，除了劉太希之外，還有嵇哲（1917-1966）。<sup>31</sup>他們都是當時得令的學者和詩人。嵇哲是安徽懷寧人，幼從安慶名儒汪朔喙（秉顯）學《四書》與桐城派古

<sup>25</sup> 李孝定，《逝者如斯》，頁105-106。

<sup>26</sup> 其中凌叔華的「新文學研究」被列為必修科。見陳鈞凌，〈凌叔華恩師，我們不曾忘記您〉，載陳鈞凌編，《南洋大學中文系第四屆畢業同學離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頁184。蘇新銓博士稱，中文系自第五年開始，有些左派學生不喜歡傳統科目，有反古典的傾向，自此中文系開辦了更多現代文學的課程，而古典文學的老師亦陸續離開。

<sup>27</sup> 但筆者並不認為這種論爭很激烈。從衣若芬的文中，看不出兩個陣營之間有什麼重大、直接的衝突，只是他們的文章會各自提出對於新舊體詩的觀點。凌叔華確曾撰文點明劉太希、潘重規的老師章太炎，在批評新詩方面有欠公允，這或可以看成是她對劉、潘等人間接表達的不滿。然而如衣若芬所稱，凌叔華亦曾寫過舊體詩。至於她說，因為凌叔華開授的是新文學課，又是出身外文系，因此在南大中文系內是置身於系友、同門以及親眷的關係網絡之外，顯得格格不入。這點則或有一定道理。見衣若芬，〈南洋大學時期的凌叔華與新舊體詩之爭〉，頁51-55。

<sup>28</sup> 黃應良在《雲南園吟唱集》中作有詞七闕、《水墨蘭石圖》一幅。見衣若芬，〈南洋大學時期的凌叔華與新舊體詩之爭〉，頁55。《雲南園吟唱集》中所附的一幅照片，可看到身為籌委的黃應良與其他負責同學，與顧問老師劉太希、嵇哲、余雪曼等合影。見劉太希等著，《雲南園吟唱集》，扉頁。

<sup>29</sup> 載陳鈞凌編，《南洋大學中文系第四屆畢業同學離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頁167。

<sup>30</sup> 筆者與陳聞察先生的訪談，是在2015年9月29日。

<sup>31</sup> 第一屆畢業生朱炎輝在〈難忘劉、涂兩位老師的教誨〉一文中稱：「太希師是在1957年下學期到校，給我們二年級開『歷代詩選』。」載《南大第一屆（1959）中文系紀念文集》，頁229。陳銓盛，〈安息吧，嵇哲講師〉，載陳鈞凌，《南洋大學中文系第四屆畢業同學離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頁207。

文。弱冠赴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拜在章太炎門下。抗戰時期往重慶，戰後任教於南京臨時大學、並擔任國史館助修。1949年抵香港，任教於香江書院及新亞書院。1958年應南洋大學之邀，任講師。1960年底返港，任教於新亞、聯合、香江書院。1963年再應新加坡大學之聘南來。1966年不幸病卒於任上。<sup>32</sup>著有《嵇哲文集》（包括《荀子通論》、《諸子傳箋證》）、《中國文學導論》、《乾乾齋詩稿》等。嵇哲嘗自序其作詩經歷云：「余好為詩詞，十餘載矣。興到之作，應酬文章，時作時棄，未嘗存稿，良以非精於斯道之作，既乏文學風味，更無保存價值……是故十年前之舊作，蕩然無存也。……近十年來，國家多故，烽火漫延，流離失所者有之，慷慨悲歌者有之，情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每有新作，未忍遽棄，蓋有關於身世，作為生活鱗爪觀也。」<sup>33</sup>他的詩友除了劉太希等南大同事外，還有易君左、趙尊嶽等。<sup>34</sup>可惜他寫於新加坡的詩留存下來的不多。<sup>35</sup>

嵇哲對學生的啟蒙自應記一功，但真正教導學生創作詩詞，並促成了《雲南園吟唱集》等詩詞集面世的，卻是劉太希。劉是江西信豐縣大阿人，1919年入讀北京大學文科，頗受林紓、梁啟超的教益。曾任江西省第四中學校長、江西省南康縣長和福建東山縣長等職。抗戰時被授予少將參議銜，實為國防部秘書。1950年定居香港。1957年下學期至南洋大學任教。1961年往台北任政治大學教授，其後復在台灣多所大學授課，1989年病逝於台北。<sup>36</sup>著有《千夢堂詩集》、《太希詩文叢稿》、《千夢堂集》等。劉太希寫詩特重「真靈」，認為「人之真靈為心，心之真靈為詩，其因至妙，其機至微」。他自稱移居香港後的詩，「窮溟嘯詠，輒多激楚之音；蓋所接蒼茫無端，與塊獨不自聊之感，盪魂撼魄，有在乎家國興亡，人事盛衰之外者」。<sup>37</sup>像嵇哲等其他遷居港、台的文人學者一樣，劉太希對於大陸政權的易幟耿耿於懷。桐城派再傳弟子曾克崑（1900-1975）為其集作序（1956）亦稱：「太希詩余讀之數過，其磊落英多之概，哀厲激楚之音，一皆發於中，非淺嘗貌襲者所得而幾也。」（《千夢堂集》，頁1）後來劉太希遠赴南洋大學，去國離鄉之感，看來益發濃烈，姑俟後節再談。而遠赴新加坡這個「榛莽」之地傳揚華夏聲教，則被視為「不得志於時」的文士的一項使命，甚至有以遺民身份、在域外保留傳統一脈的含意。劉太希在香港的詩友何敬群，為其所作序文（1958）如是說：

<sup>32</sup> 嵇義達，〈先君事略〉，載嵇哲著，嵇義達編校，《嵇哲文集》（新加坡：友聯書局私人有限公司，2005年），頁11。

<sup>33</sup> 嵇哲，〈自序〉（1949），載嵇哲著，嵇義達編校，《乾乾齋詩稿》（Cupertino, CA.: 嵇義達，2006年），頁7。

<sup>34</sup> 嵇義達，〈弁言〉，載嵇哲著，嵇義達編校，《乾乾齋詩稿》，頁3。

<sup>35</sup> 中文系第四屆畢業生陳銓盛憶述，嵇哲在南大開授的課程包括唐詩、宋詞，課上還以安徽方言吟唱詩詞作品。又形容嵇哲上課的情況說：「想當年上嵇老師中文課時，每見他踏進課室，手執折扇，搖擺生風，翩然而至，風度獨特。按著分發手抄復印講師〔義〕，朗聲講課，汗流滿面，而板書秀麗，一生誨人不倦。」見陳銓盛，〈安息吧，嵇哲講師〉，載陳鈞凌，《南洋大學中文系第四屆畢業同學離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頁207。

<sup>36</sup>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5954742.htm>。另參朱炎輝，〈難忘劉、涂兩位老師的教誨〉，載《南大第一屆（1959）中文系紀念文集》，頁229。

<sup>37</sup> 劉太希，〈自序〉（1956年），載氏著《千夢堂集》（吉隆坡：聯邦教育用品社，1961），頁4-5。

君去年都講星洲南洋大學，去國愈遠，悲悶愈深，發為詩聲愈見蒼涼激越。然星洲昔雖榛莽，今漸文明，而華鬢椎髻，正盛踏月謳謠之風。昔韓、蘇二公，啟迪潮惠，至今為文物之鄉。君以中州雅音，播之殊俗，吾知必能為中華聲教，開闢自由之疆土，則平生襟抱，不能用之於禹甸者，而能發之於南傳，亦丈夫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也。（《千夢堂集》，頁3）

他期待劉太希如被貶蠻荒的韓愈、蘇軾一樣，在殊鄉僻壤廣被文風。

事實證明，劉太希在新加坡短短數年，大大提高了本地學生對詩詞的興趣。陳聞察先生憶述，除了在班上授課，劉太希還曾帶領同學到雙林寺觀光，之後即以此為作業題目。《星洲古堡紀游詩》和《南風詞集》，實際上便是由學期習作選輯而成。這些作品都經過劉太希的批改、刪汰。可以說，沒有劉太希，就沒有這些詩詞集的出版。陳先生與蘇新塗博士都認為，自劉氏離職後，南大中文系學生的詩詞創作，便已無復舊觀。<sup>38</sup>的確，南大師生此後再沒有類似的詩詞集面世，證明兩位南大校友所言非虛。

教學以外，劉太希與新加坡詩界亦時有唱酬，促進了當地的詩詞創作。新加坡華社領袖兼詩人李俊承（1888-1966）講述他認識劉太希的始末云：

三年前，偶於報端，見有錯公之詩，讀而異之。惟未知錯公何人，以詢吾友。曰：是南大劉先生太希筆名也。由是恒與錯公文酒唱酬。<sup>39</sup>

當時新加坡最具規模、最負盛名的詩詞組織莫過於新聲詩社。劉太希與該社關係密切，曾與另一位中文系老師涂公遂（1905-1992）和生物系的老師黎國昌，帶領一批學生參與該社在1961年於丹戎禺陳六使的寓所舉行的端陽社集（見下圖），賦有七律八首，並撰有〈新聲詩社端陽詩序〉。<sup>40</sup>另又有詩贈與社中諸子如陳振夏、曾心影、曾志遠等。<sup>41</sup>而《雲南園吟唱集》中的參與者，頗多是新聲詩社的成員及來自馬來西亞的詩人。據陳聞察先生說，他們都是透過劉太希的關係參加了這次盛會。可知劉氏在此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sup>38</sup> 筆者與陳聞察先生的訪談，是在2015年9月29日。

<sup>39</sup> 此序作於庚子年（1960），所云三年前，即1957年，時劉太希剛到新加坡。李俊承序文，載《千夢堂集》，頁3。劉太希著有〈題覺園詩集〉、〈和俊老壽劬詩之作〉。覺園是李俊承的法號。見劉太希，《竹林精舍詩》（台北：正中書局，1968年），頁92。

<sup>40</sup> 見新聲詩社，《辛丑端陽新聲詩社雅集丹戎禺特刊》（新加坡：新聲詩社，1961年），頁13-14、2。南大學生陸妙雄、林騰飛、陳榮照、陳聞察、陳重慶、蘇新塗、陳瑞萍等的作品亦見於該部詩集。

<sup>41</sup> 見〈夜過南洋報社與振夏心影諸君縱談〉、〈貽曾志遠醫師〉。載劉太希，《竹林精舍詩》，頁71、90。





影留加參人詩女男學大洋南

（暫能辨認出的是後排的男生，從左至右分別是：陳聞察、陳重慶、陳榮照、蘇新鑒）

除了劉太希、嵇哲兩位，早期南大中文系的老師亦大都能詩，如首任系主任余雪曼、潘重規、涂公遂、羅慕華、史次耘等。除潘重規外，他們都參與了雲南園雅集，並各自在課堂上，從不同方面啟發了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如後來繼任系主任的涂公遂，著有詩集《浮海集》，又能書善畫。<sup>42</sup>再如本身是著名書畫家的余雪曼（1907-1993），在中文系開授中國文學史、楚辭及中國書法等科目，其優美的板書便令不少同學為之傾倒。<sup>43</sup>

#### 四、唱酬與詠懷：三部詩詞集的出版與內容

##### （一）《雲南園吟唱集》

1960年三月三十日，為配合第一屆畢業典禮的來臨，南洋大學舉辦大學週，以展示各院系成績。<sup>44</sup>中文系則推出文物、書畫、詩詞、編製等項展覽，詩詞組展出的即是師生的作品。畢業典禮在四月二日舉行，鄰近傳統文人雅集唱和的「蘭亭修禊之辰」。<sup>45</sup>當晚南大中國文學研究會詩詞組邀請新、馬詩界名流，與中文系師生一起於雲南園舉行雅集。事

<sup>42</sup> 第一屆畢業生朱炎輝曾憶述涂公遂對他的教誨，見朱氏，〈難忘劉、涂兩位老師的教誨〉，《南大第一屆（1959）中文系紀念文集》，頁231。

<sup>43</sup> 許統義，〈余雪曼教授印象〉，載《南大第一屆（1959）中文系紀念文集》，頁217-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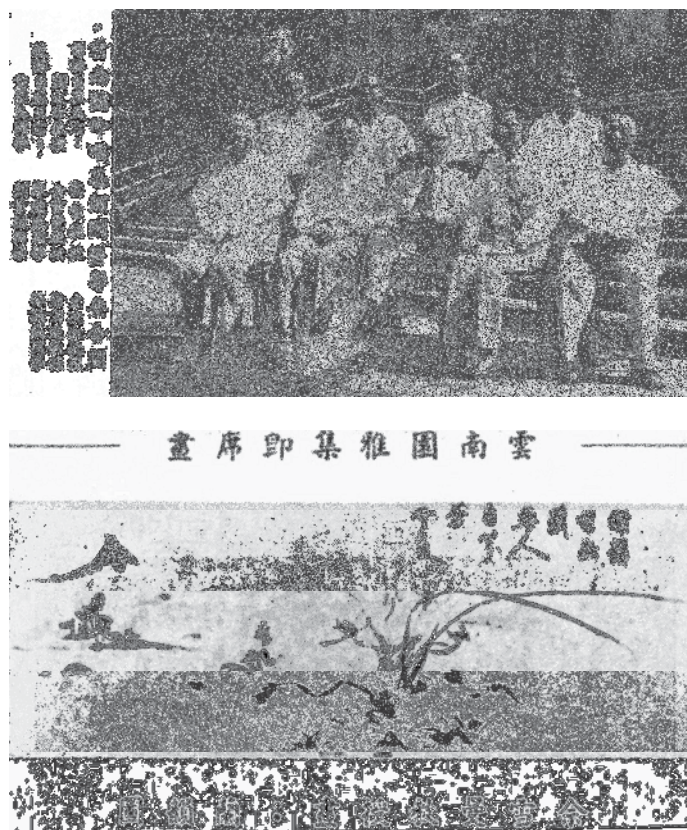
<sup>44</sup> 大學週的工作委員會名單、節目和展覽內容，詳見大學週工作委員會編，《南洋大學大學週簡報》（新加坡：南洋大學學生會、大學週工作委員會，1960年）。

<sup>45</sup> 劉太希，〈雲南園吟唱集序〉，《雲南園吟唱集》，序頁。



後，詩詞組負責人乃籌劃將雅集所得詩作，包括「雲南園雅集即席詩」、「雲南園雅集分韻詩」，連同在大學週中展出的「雲南園師友吟稿」一起結集出版，在同年七月推出了《雲南園吟唱集》。<sup>46</sup>

此書的印資，得到多位社會人士的捐助。其中贊助最多者為馬來西亞的振和有限公司（壹百元），次則由伍拾元至拾元不等，共獲贊助四百元。<sup>47</sup>編者又稱付梓時，「蒙曾心影先生特別優待照顧」。按曾心影（1903-1988）時為《南洋商報》主筆，大抵在出版方面曾予以協助。該集的編例，乃以作者姓氏筆劃為序（筆者按：教授和社會人士居前，學生殿後），另因「李俊承先生年高德重，特置於七律之首」。體例則先詩後詞，詩之中又以律、絕等不同體裁劃分。劉太希、余雪曼為大學週詩詞組顧問，是集籌印，仍請二位為顧問。<sup>48</sup>序文由劉太希撰寫，足見他是這次活動的主事者。序文首先追述南大創立之不易，繼序雅集之始末及內容，稱此次活動，乃仿效昔人蘭亭修禊，「群賢畢集，賞心樂事，傾蓋題襟」，結語則頗有自信地稱：「風騷嗣響，請視斯文」。<sup>49</sup>



<sup>46</sup> 〈編者的話〉，載《雲南園吟唱集》，扉頁。

<sup>47</sup> 〈南大雲南園吟唱集贊助人題名〉，《雲南園吟唱集》，卷首扉頁。

<sup>48</sup> 〈編者的話〉，載《雲南園吟唱集》，扉頁。

<sup>49</sup> 劉太希，〈雲南園吟唱集序〉，載《雲南園吟唱集》，頁首。

《雲南園吟唱集》共收詩詞 304 首。一百一十多位作者中，除了中文系師生和生物系的黎國昌教授，還有不少名重一時的新、馬詩人和社會名流。是以此次活動，基本上可看成一次新、馬傳統文藝界的總動員或大檢閱，幾乎所有有名望的詩人，都參與了雅集。其中來自馬來西亞的有李冰人、陳晴山、白成根、黃則南、管震民、蔡智圓、戴澍霖、孔翔泰、鄭成勛等；來自新加坡的有李俊承、潘國渠（即潘受，曾任南大秘書長）、曾鐵忱（曾廣勳）、潘潔夫；而新加坡新聲詩社的成員則有曾心影、謝雲聲、洪來儀、陳寶書、葉秋濤、劉楚才、劉潤芝、黃思問、曾志遠、林志高、林大鵬等。學生包括後來活躍於學術界的陳榮照、蘇新瑩，新聲詩社骨幹陳聞察，以及著名作家黃孟文（後曾任新加坡作家協會會長）、周國燦。可謂彬彬之盛，大備於時。而此一盛事，當時報章亦有報導，想必引起了廣大華社的注意。如《南洋商報》，即於 3 月 27 日預告雅集，呼籲社會人士參與，並刊載劉太希的序文。<sup>50</sup>至吟唱集整理期間及出版以後，《南洋商報》復有介紹。<sup>51</sup>若干作品亦曾先後刊載於該報。可見南大中文系的動向，甚得華社及報界的重視。雅集顯示中文系與校外文藝界團結一致，其舉辦之意義已超越了校園的界線，而擴展到整個華社，成為一次跨場域的文化活動。假使沒有外界的參與，則是次唱酬的社會效應與重要性必定有所削弱。由此我們也可看出劉太虛等中文系師生的精明之處。

詩集的內容據編例分為三部份。一是「雲南園雅集即席詩」，這部份的詩作不多，只有十四首，大抵是因為要即席創作的關係。即興詩要求作者在短時間內完成作品，因此作者必須具有熟煉的創作技巧和敏捷的思路，故作者主要是老師和詩界中人。然而因時間所限，這類作品大多不免熟套，難有傑出之作（但有些作品亦可能是在事前便已寫定）。內容則一般要與賦詩的場合有關。從該什作品可見，作者都以「雲南園雅集」為題，主要褒揚南洋大學的校園環境和文教事業，突出其栽培學子、傳揚學術文化之功。例如首篇劉太希的七律〈雲南園雅集〉云：

南園桃李簪裾集，九畹滋蘭氣類親。十五國風趨變雅，三千子弟樂成均。  
招來濠濮之間客，傲彼羲皇以上人。四面雲山青到海，芳菲如接永和春。  
（《雲南園吟唱集》，頁 1）

此篇寫得相當典重而不乏氣魄，堪稱眾作之冠冕。它以「桃李」、「九畹滋蘭」、「成均」（遠古時學校之稱）等辭聯繫到教育工作。而「簪裾集」、「氣類親」、「濠濮之間客」則讚美來賓皆一時俊彥，且聲氣相通。從「傲彼羲皇以上人」到「四面雲山青到海」，讓人感受到雲南園中生活的適意和環境之優美。最後，劉太希以「芳菲如接永和春」一句，將此次雅集比擬為王羲之等的蘭亭修禊。像這樣的作品，讓人暫時忘卻了南大與政治的瓜葛，對南

<sup>50</sup> 〈雲南園雅集訂四月二日晚上在南大校園舉行〉，《南洋商報》，1960 年 3 月 27 日，第 6 版。

<sup>51</sup> 〈南大大學週雲南園雅集詩篇正在整理付印〉及〈雲南園吟唱集出版〉，《南洋商報》，1960 年 6 月 8 日，第 6 版及 1960 年 8 月 3 日，第 13 版。

大的前景產生了美好的想像。然而像謝雲聲（1900-1967）的七絕，有句云「此邦文化繫安危」，<sup>52</sup>除了稱許南大在保存華夏文化方面起有中流砥柱的作用外，還透露了作者的一絲隱憂。

第二部份「雲南園雅集分韻詩」，應是雅集過後作者寄回的作品。<sup>53</sup>分韻者，選字為韻，各人分拈韻字，按此韻作詩也。此什作者仍以師長及詩界名流居多，作品數量為一百零九首。內容與前什大同小異，都是以讚美南大、紀念雅集為主。先以新聲詩社社長曾心影的七律五首之五為例，詩前有序曰：「登南洋大學雲南園閬風巔，遠眺柔佛海峽，風景如畫，象徵南大瑰璋前程。……回憶當年創業艱難，欣看此日群賢畢至。即書所懷，應南大中國文學研究會，主持『雲南園雅集』，當歌宇宙之序曲，共詠江山之麗情。」詩云：

巍巍學府繞雲煙，海峽龍吟浪拍天。已覺地靈因昂降，更瞻人傑有薪傳。  
千年文化浮孤島，萬壑新聲响八埏。雅會南園欣此日，幾疑身在斗牛邊。  
（《雲南園吟唱集》，頁 9-10）

此詩亦寫得相當典重，結合南大的地靈人傑與雅會之盛況，讚揚南大在傳揚中華文化方面的貢獻，欣喜之情，躍然紙上。再看潘國渠（潘受，1911-1999）的一首七律：

春到南園蔚大觀，嘯歌未與夜俱閑。衣沾雨潤清明近，筆掃雲開碧落寬。  
多士龍門同鯉躍，一時鯤海待鵬搏。無人知有河陽令，來對千桃袖手看。  
（《雲南園吟唱集》，頁 12）

潘受的詩學力深厚，向來為人稱頌。此處他對南大畢業生的前程，流露出頗為樂觀的情緒。而事實是，如前所述，南大的學位要到 1968 年才獲新加坡教育部承認。期間又發生多次學潮，致有不少學生領袖被開除。當然，考慮到畢業典禮和雅集的場合，潘受自要說一番勉勵的話。最後一聯則看出其用典的功夫：晉代的潘岳曾出任河陽令，在該地廣種桃李，人稱「河陽一縣花」。潘受既曾為南大秘書長，使用此典，既切潘姓，又合乎身分，而典故背後的「桃李」又暗喻栽培人材，實在精妙得很。不過，結句亦看出潘受斯人獨憔悴的一面，與熱鬧的典禮氣氛似乎不太協調。背後原因，應該與當局對他的打壓有關。他在 1958 年已因為協助創辦南大而被政府褫奪了公民權，護照亦被沒收。後來南大漸上軌道，他便於 1960 年初辭去南大秘書長一職。<sup>54</sup>關於公民權被褫奪一事，潘受當年沒有留下片言隻字，大抵是政治氣候不容他有所表述。然而此詩的末句，仍隱隱透露了他內心的抑鬱。<sup>55</sup>

<sup>52</sup> 劉太希，《雲南園吟唱集》，頁 1。

<sup>53</sup> 有些作者沒有出席雅集，但亦有詩投贈。例如潘國渠在其詩序中稱當日遇雨，只出席了第一屆畢業典禮，而沒有參加雅集。李冰人、鄭成勛亦稱當日有事未克出席。見劉太希，《雲南園吟唱集》，頁 12，19，23。

<sup>54</sup> 參閱徐持慶，《新加坡國寶詩人潘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7-28。

<sup>55</sup> 潘受多年後才在詩中重提此事，其〈丙午冬至後二日重過南園七絕八首之八〉云：「年來世事不堪論，話到



曾在馬來西亞檳城鍾靈中學任教的詩人孔翔泰（1896-1969），在其七絕四首中，尤其表達了對中華文化前景的關切。例如第二首云：「驀地斯文遭厄運，憑誰隻手挽狂瀾。」第四首復稱此次雅集的意義重大：「修楔賡詩興未闌，雲南雅集萃文翰。有關華教存和廢，莫作吟風弄月看。」（《雲南園吟唱集》，頁16。）指出雅集並非單純是文人間的風雅之事，而有振興華教的意味在內。<sup>56</sup>

學生的作品，相對中文系老師與詩界名流而言，雖有時不免生澀，卻顯得較為活潑。後來成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任的陳榮照，其七律在用字、格調方面都堪與師輩比肩：

山麓樓臺處處燈，笙歌風動慶歡騰。雲園蘭蕙爭穠麗，文苑菁莪賦比興。  
沐化南洲傳韻事，炫輝北斗看詩朋。狂濤不捲千秋業，百代風騷有繼承。  
（《雲南園吟唱集》，頁24）

全詩除第二句「慶歡騰」稍顯熟套外，都寫得頗為穩當。結句寄寓了他以學子的身份，要繼承「風騷」大業的志向。至如陳元忠的〈惜分飛〉，則吐露了畢業同學之間的難捨之情：

暮暮朝朝長共聚，日日時時惦記。更把終身許，依依戀戀綿綿意。  
盛放春花飛落絮，對對呢喃燕語。無計留君住，難消受別離情緒。  
（《雲南園吟唱集》，頁28）

上片寫相戀的同學，下片寫分離在即的愁緒。語雖淺白，卻是真情流露之作。

《雲南園吟唱集》的第三部份是「師友吟稿」，共有一百八十一首，佔整部詩集一半有多。其中一些學生的作品，乃輯錄自《星洲古堡紀游詩》。<sup>57</sup>此什既不是為慶典所作，故內容頗為豐富，亦較有個人意識，若干作品是詩人之間的唱酬。因政治原因去國離鄉的教授們，筆觸明顯帶有較多異地飄泊、江山易主的滄桑之感。他們是新一代的海外遺民，總是懷有王德威在其「後遺民」論說中提到的三「遺」意識：遺「失」，即失去或棄絕；「殘」遺，即缺憾和匱乏；遺「傳」，即傳衍和留駐。<sup>58</sup>他們已失去了本根，或自我棄絕於本根；在南洋這個暫經之地，文化與風俗的差異讓他們感到許多不足與失落，將來何去何從，則無法給出答案。他們受聘來此，就把要把他們從故國學到的那些別人或已感到陳舊而他們尚認為富有價值的知識，傳授給「蠻荒」之民。試看嵇哲的〈次漢雄教授韻〉云：

喉頭咽復吞。多謝海風吹雨過，暗將吾淚洗無痕。」見潘受，《潘受詩集》（新加坡：新加坡文化學術協會，2004年），頁307。和上述雲南園雅集一首較為怡悅的語調相比，此詩顯得格外沉痛。想當年，潘受對於自己的遭遇，大概亦是欲言無語。

<sup>56</sup> 此外曾參加新聲詩社的林忠傳，在其七言古體中，則提到南大第一屆畢業生的學位資格，臨時獲得了教育部的承認：「最欣教部宣承認，得與馬大列並行」。馬大即馬來亞大學。《雲南園吟唱集》，頁20。

<sup>57</sup> 對照兩部詩集，若干作品的辭句頗有改易，而本來有些採用筆名的作者，在《雲南園吟唱集》中用回原名。

<sup>58</sup>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出版，2007年），頁6。



青山碧海任西東，萬劫經來萬象空。漫把新詩誇俊傑，且將濁酒論英雄。  
愁因書劍飄零久，淚別鄉關慷慨同。異域風光能醉我，興亡一笑付杯中。  
(《雲南園吟唱集》，頁 30)

詩的第三聯尤其表露了作者去國離鄉的心情，本來情緒頗為鬱結，末尾卻說南洋風光使其沉醉，情調似乎顯得曠放起來，但也許這只是為排遣鬱結而展現的故作豪放。這種家國之感，在嵇哲的另一首酬贈之作〈滿江紅〉更為清晰，其後闕云：

興廢事，憑誰說？家國恨，何曾減？怕春光過盡，杜鵑啼血。枕上縈成今夕夢，窗前卻是當年月。問嫦娥，何事照人間，分圓缺？<sup>59</sup>

開首和篇末的修辭提問，顯示詩人有滿腹不能排解的疑惑，而且也像極了前代遺民的口吻。類似的筆調，似乎更貼近這些流寓詩人的真實感受。再看劉太希的〈世運循環，不知所屆，撫然有作〉：

孰是雞蟲孰眾生？孰為芻狗孰為仁？江山靜待未來劫，成毀都緣過去因。  
道法自然人自巧，史無前例眼前陳。一陽之復須臾事，海變陵遷谷又新。<sup>60</sup>

劉太希自謂從少受老、莊影響，「故平居行藏夷險，一皆乘物以游心，安常而應化」。後來目睹「世變日非」，遂有「夢入華胥，已非樂土；詩成梁父，徒自悲吟」的感慨。<sup>61</sup>此詩首句引杜甫〈縛雞行〉，次句引用《老子》「天地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之語，似看破世情。次聯說對於過去未來及成敗之事，皆能泰然處之。頸聯復申明道家「道法自然」之哲學，最後以冷靜的態度應對須臾變遷的世事。他對歷史的興亡固然心存疑問，卻往往要表達出豁達的態度來淡化翻天的巨變。又如〈次履川韻〉後半首曰：

十七史從何處說，五千年去幾人存？扶搖下視南瞻部，萬仞崑崙祇一墩。<sup>62</sup>

結句頗有李賀〈夢天〉詩裏的「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那種萬事終歸微渺的感覺，同樣是意圖消弭世變帶來的沉重歷史感。陳聞察先生在憶述劉太希等授課的情況時說，中文系老師鮮有在課堂上談及政治，或因這一問題在南大頗為敏感的緣故。然而劉太希亦曾借古詩暗諷共產黨云云。可以想像，這些因「國變」離開大陸的老師，多帶有右派

<sup>59</sup> 劉太希，《雲南園吟唱集》，頁 53。此詞小序云：「丁酉〔1957 年〕仲春赴南洋任教，方乃斌前輩寄贈滿江紅一闕，謹倍奉答」。方乃斌（1895-1991）是廣東著名教育家，原為惠來縣梅北村人。1949 年後移居香港，1989 年回鄉直到去世。

<sup>60</sup> 同前註，頁 32。

<sup>61</sup> 劉太希，〈自序〉（1956 年）、〈重刊自序〉（1958 年），載其《千夢堂集》，頁 4、6。

<sup>62</sup> 《雲南園吟唱集》，頁 31。曾履川即著名詩人曾克端。

或自由主義者色彩。他們對大陸的易幟自是感觸良多，但礙於工作環境的不同，不便在公開場合談論政治。<sup>63</sup>而一但發之於詩，其滄桑之感、遷謫之情即顯而易見。以下都是很好的例子：

涂公遂〈病中〉：「沅澧生涯經已慣，十年又卜屈平居。」

涂公遂〈南行四首〉之四：「去國一何遙，歎息川之上！」

羅慕華〈春日〉：「如今怕問通槎事，縱有歸程何處家。」

史次耘〈南大寓樓夜坐〉：「陵谷幾遷追往事，絕憐丙夜一書鐙。」

史次耘〈述懷〉：「乾坤含瘡痍，民生足哀矜。」

（《雲南園吟唱集》，頁 30、50、32、49。）

即便豁達如劉太希，在其詞作〈浣溪沙〉中亦無法掩飾其濃重的「故國」之思：

故國旌旂望裏休，登臨莫向海西頭。一層離恨一層樓。枕上悲歌懷楚些，尊前哀怨託吳鉤。一天星月一天愁。（《雲南園吟唱集》，頁 54）

這首詞和他那些意境曠放的詩作比較，便顯得頗為悲憤、深沉，或是由於傳統以來詩與詞抒情功能之不同耶？當然，除了這類有關家國離恨的篇什，南大中文系老師在「雲南園詩友吟稿」中尚有不少憶舊、詠物、酬答或吟詠雲南園之作。如余雪曼的作品，即有好幾首是題畫詩詞，姑在此從略。

至於學生的作品，因其閱歷較淺，內容便沒有師輩般沉重。有時雖顯稚嫩，卻多了一份率性浪漫的感覺，當中包括了感懷、憶舊、惜別、言情、紀遊、詠物及詠雲南園。例如第二屆畢業生、後來回到怡保育才中學任教的張秀英，其〈邦咯島紀游〉寫道：

問晚橫江信棹游，柳梢啣日照漁舟。披襟海角風前雁，極目天涯雨後鷗。

虹遶青山山遶水，波搖帆影影搖樓。歸途拾貝兒童笑，潮過無痕春復秋。

（《雲南園吟唱集》，頁 35）按：首句「問晚」疑為「向晚」之誤。

邦咯島（Pulau Pangkor）在馬來西亞霹靂州西南部海岸。詩中頗有些南洋色彩，情調輕快，中四聯對仗皆極工整，結句則在平凡中見出理趣。再如陳榮照的〈雲南園遠眺〉二首之二：

遠山翠綠雲裳薄，萬里煙波接太空。海峽有門窺北極，孤吟人對夕陽紅。

（《雲南園吟唱集》，頁 42）

<sup>63</sup> 這一點在金進的論文中亦得到證實。見其〈冷戰、南來文人與現代中國文學——以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任教師資為討論對象〉，頁 148-149。

意境闊大，足見居山臨海的雲南園，其自然環境對學子的詩情甚有啟發。第四屆畢業生、後來任國會議員的黎達材，其〈歷代韻文課畢口占〉一詩，則讚頌了中文系老師在傳統詩藝方面對學生的悉心栽培：

矍鑠詩翁健似仙，拳拳勗勉後來賢。誰言荒島無文采，韜韞高吟李杜篇。  
(《雲南園吟唱集》，頁 45)

「歷代詩選」一門課乃由劉太希指導，大抵詩中的「矍鑠詩翁」就是劉氏。黎達材曾撰文憶述他上劉太希詩詞課的情形，說劉氏「笑臉相迎，語氣輕鬆，暢談詩詞文字遊戲」、「為人謙和，落落大方」，而其筆名「錯公」的來由（「人人皆有錯，文苑一錯公」），亦對他的為人處世起了啟發的作用。<sup>64</sup>黎達材的詩最後表示，因為有師長的傳授，新加坡再也不是沒有「文采」的「荒島」了。試看第二屆畢業生、後來成為新加坡知名作家的周國燦的一首〈水龍吟·紅毛丹〉，便知此言不虛：

春風已掠南溟，物華葳蕤勞蜂蝶。蠻荒幽谷，氤氳搏鑄，瘴癘宮結。舉目閑瞻，漫山佳果，地安天設。更中間一樹，垂垂欲墜，霞影裏，流金血。最是雷將歇。雨淋漓，催生毛髮。驕陽甫現，嗜香紅蟻，縱兵狩獵。纖指初分，素衣輕裹，一顆冰潔。是江南丹荔，芳魂萬里，化成靈傑。<sup>65</sup>

詠物之作，貴在寫物入微之餘，又能以物喻人。此詞在這兩方面，都能兼及。它以南洋特產紅毛丹為描寫對象，帶出了本地物候的特色。紅毛丹在以往的詠物詩中較為少見。郁達夫在 1940 年逗留新加坡期間，應韓淮淮之邀造訪其愚趣園，園中遍植紅毛丹。每年五月紅毛丹成熟時，韓氏必邀友至此啖果。<sup>66</sup>郁達夫因此曾賦詩一首，但全篇側重於抒寫作者之懷抱，僅有一句與紅毛丹有關（「來啖紅毛五月丹」）。<sup>67</sup>此詞則以紅毛丹為主題。開首點明紅毛丹生於氣候炎熱的「蠻荒」。此果性喜高溫多濕，故南洋這個熱帶地區正適合其繁殖。上片末句云「霞影裏，流金血」，形容果實成熟時鮮紅欲滴的情況。下片的「催生毛髮」是指其外殼長滿絨毛，鮮甜的果肉又惹來螞蟻的垂涎。繼而寫「纖指」剝開外殼後，露出雪白晶瑩的果肉。最後想像紅毛丹本是來自中國南方的荔枝，在當地繁殖蛻變，成為一方的「靈傑」。作者似是比喻南洋的華人，在離開原鄉後，於海外開枝散葉，有所成就。這種本土意識是其師輩所無的，周國燦又有〈蝶戀花〉詞二首，刻劃了青年男女之間的濃情蜜意，第二首如下：

<sup>64</sup> 黎達材，〈風雨南園一錯丁〉，載陳鈞凌，《南洋大學中文系第四屆畢業同學離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頁 109-110。

<sup>65</sup> 《雲南園吟唱集》，頁 56-57。

<sup>66</sup> 見姚楠，〈緬懷郁達夫〉，載陳子善、王自立編，《回憶郁達夫》（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 年），頁 231。

<sup>67</sup> 郁達夫〈槐淮先生於暇日邀孟奎先生及報社同人遊愚趣園，時紅毛丹正熟，主人囑書楹帖，先得首聯，歸後綴成全篇〉，《郁達夫詩全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 年），頁 244。

曾記絃歌三月暮。座上文君，暗把終身許。司馬如今無覓處。風流人物今朝數。  
一谷幽蘭留不住。紅葉飄零，也嫁狂飆去。正苦芳心如亂絮。賣花人賦相思句。《雲南園吟唱集》，頁 58）

青年學子類多浪漫情事，此詞將初戀、分手都寫得頗為哀婉動人。由此亦可以見出師生作品內容之間的區別。

## （二）《星洲古堡紀游詩》

此什為油印本，作品是南大中文系三年級甲班的「歷代詩選」課作業，輯成於 1959 年十一月，編委是蘇新銓博士。<sup>68</sup>封面有劉太希的題簽，序文亦由劉氏所作，他交代詩集的緣起說：「星洲西海岸有戰營焉。古堡孤懸，渺無人跡。今年十月十八日，南大同學二十餘輩往游，土人告曰：此日本南侵鑿兵地也。於時落日蒼茫，海濤澎湃，猶隱隱作戰鬥聲。念古今來，豪酋割據，各爭長雄，曾幾何時，已成陳跡，徒供後人憑弔而已。歸後同學各賦詩篇，以寫弔古之情，聊識數語於簡端。」<sup>69</sup>據陳聞察及蘇新銓兩位先生憶述，此戰營位於裕廊十六至十八英哩處，為日軍所建，後來已被拆除，遺跡無存矣。而劉太希並無參加此行，只是批改、選錄了同學的作品。

詩集有〈後記〉曰：「在我們所遊覽過的星洲海濱中，西海岸古戰營實是最壯麗、最潔美的一處。那裏有高崗供人遠眺，有古堡供人憑弔，有潔白的沙灘供人臥享日光之浴，有純潔的綠水供人洗卻紅塵俗念，有桃源仙境般的小島國，散列在海岸外，供人登覽。……我們當日便各人都賦有詩篇，呈請錯公師略加潤飾。最近，蒙他老人家鼓勵印出，以便互相觀摩，並留紀念，實令我們對舊詩的欣賞與寫作更增加無限興趣。」<sup>70</sup>此集編例，仍按作者名字筆劃多寡排序。各人多用筆名，有些姓名尚可考核，有些則暫無法得知。是書又分為兩部份，除了第一部份「古堡紀遊」的四十一首詩外，尚有「雜詠詩」十首，分詠雙林寺、湯申路蓄水池、雲南園，還有若干詠懷之作（如前所述，遊雙林寺乃由劉太希帶隊）。體裁則幾乎都是七律和七絕。

中文系同學選此遺址作為詩選課的描寫對象，大抵是由於地點鄰近南大。另外，二戰結束離南大創校不過十多年，沉痛的回憶在新、馬華人心中仍舊揮之不去，好些同學的童年時期應該也在日軍的統治下渡過。<sup>71</sup>而以舊體詩記述日佔時期的例子，並不在少數。淪陷時期，即有李西浪和鄭光漢等人的地下創作（詩集俱在戰後出版）。光復後不久，又有

<sup>68</sup> 蘇博士稱詩集內的花邊都是由他繪製，他又曾向南大注冊主任申請出版經費。

<sup>69</sup> 錯公（劉太希）編，《星洲古堡紀遊詩》（新加坡：1959 年），序頁 1。

<sup>70</sup> 同前註，〈後記〉（作者未詳），頁 1-2。

<sup>71</sup> 關於新加坡日佔時期的情況，參考許雲樵（原主編）、蔡史君（編修），《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 年）。



謝松山憶述檢證大屠殺和日佔時期光怪陸離的社會現狀的大型組詩《血海》，以及多位詩人在《南洋商報》上發表的、近似創傷記憶的詩作。<sup>72</sup>因此中文系同學的這次唱酬活動，可看作是新、馬華人書寫二戰回憶的延續。

此集既名為古堡紀遊，則內容多是弔古思今，一如前人的懷古詩、詠史詩。例如署名小希的一首七律云：

無邊草樹綠芳洲，此地空餘殘堡樓。往事如塵猶歷歷，白雲千載空悠悠。  
山中遙望連天海，友伴和歌散野丘。今日登臨同弔古，深愁無限付東流。  
(《星洲古堡紀遊詩》，頁1)

這樣的作品當然還不很成熟，模仿的痕跡仍頗為明顯（如第四句即借用了崔顥的名句）。不過作為初學者，已大致掌握了基本的格律要求，而懷古詩的手法，諸如借景抒情、今昔對比等，都已具在。又如署名平平的陳瑞萍，其七律曰：

恍惚幽靈唱戰歌，聲傳萬里動山河。浪花淘盡英雄業，海若猶騰鳴咽波。  
古堡斜陽催晚近，餘霞散綺照愁多。游人憑弔徘徊久，陳跡蒼茫感若何。  
(《星洲古堡紀遊詩》，頁4)

除了對句還有欠工整外，全詩已頗穩妥。只是以上兩首都沒有提及古堡的來歷與新加坡淪陷的歷史，似乎只有弔古，而沒有哀時。以下的詩句，則或直斥日本發動戰爭，使生靈塗炭，或讚美新加坡人民不畏強敵的精神：

午言：「不願折腰媚強寇，寧拼碧血濺山墩。」  
水底天（黃孟文）：「英雄禦敵成枯骨，弔古懷人淚滿襟。」  
宇明（蘇新鑒）：「喋血相殘三載半，不仁真個是佳兵。」  
祖況：「惟恨狂魔專逞勢，可憐黎庶獨何愆。」  
海客（陳重慶）：「只因東海來狂寇，遂使南溟捲怒颿。」<sup>73</sup>

這些詩句都對戰爭的殘酷頗有反思，呼應了他們的前輩有關日佔時期的詩作。但由於功力還不夠深厚，作品不無直露之病，缺乏沉摯的筆力，有些甚至僅流於寫景而已。要之，這部詩集本為初學者入門之作，難以有過高的要求，能依照格律按題落筆，明確寫出所見所想，已算差強人意了。

<sup>72</sup> 李西浪，《劫灰集》（香港：永發印務有限公司，1946年）；鄭光漢（編），《蘭花集》（新加坡：鄭光漢，1966年）；謝松山，《血海》（新加坡：南洋報社有限公司，1950年10月第3版）。有關這些詩作的研究，參看拙文〈劫灰與蘭花：新加坡日據時期的兩部舊體詩集〉，載《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3（2016），頁237-265；及〈亦詩亦史：描述新加坡日佔時期的舊體詩集《血海》〉，《清華學報》，即將出版。

<sup>73</sup> 錯公（劉太希）編，《星洲古堡紀遊詩》，頁2、3、8、15、19。

### (三)《南風詞集》

此什亦是油印本，輯成於 1960 年秋，同樣是南大中文系三年級「歷代詩選」課的學期習作。這一年劉太希教的是詞。像《星洲古堡紀游詩》一樣，劉太希亦為此書題簽及作序（見下圖）。序文首先指出中國詩歌「自古即重抒情」。次則談及詞的源流，並引用王國維「詞之為體，要眇宜修」來概括詞深婉柔約的美學特質，至如「文小、質輕、徑狹、境隱」等說法，則本自繆鉞的〈論詞〉。<sup>74</sup>然後他提到這部《南風詞集》的由來：

南洋大學中文系同學，多嗜為詞。今歲秋暇，偕遊南風。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得詞都如千首。寫荒寒於落日，抒惆悵於愁雲；鍾靈氣於南溟，著雅聲於黷宮。凡屬有情之語，皆為忠愛之辭。爰付編刊，題曰《南風詞集》。鍾嶸有言：「昔南風之詞，卿雲之頌，厥義夙矣。」余更有說焉。夫風，泠然善也。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是風也。南洋之風也，南園之風也，君子之風也。風之時義大矣哉。（《南風詞集》，序頁 2）

南朝人鍾嶸（約 468—約 518）《詩品》中所說的「南風之詞」，是指上古時舜所作的〈南風歌〉。而劉太希則借指為南洋、南大與君子之風謠。縱觀詞集中的作品，確有紆徐和穆之感，與集名「南風」甚為匹配。

不過中文系同學當年所遊的「南風」，究在何所，劉序卻語焉不詳。據參與此次活動的陳聞察先生說，劉太希當日並沒有與同學出遊。而所謂「南風」，是新加坡富商兼華社領袖李光前（1893-1967）所建的別墅，地在南大附近的裕廊四、五英哩處。由於李光前對南大有特別感情，故常慷慨開放該別墅予南大師生使用。別墅內設有露天小戲院，當時中國攝製的電影如《梁祝》、《天仙配》等，都曾在此處率先放映，比國泰戲院的公開放映還要早，主要的觀眾就是南大中文系的同學。惜如今別墅已被拆除，無從訪尋遺跡了。

<sup>74</sup> 南洋大學中文系，《南風詞集》（新加坡：南洋大學中國語文系，1960 年），序頁 1。繆鉞的〈論詞〉，見《繆鉞說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52-66。



該書的編委由學生組成，然而作品仍經過劉太希的修改和選錄。編委（其人暫未詳）所寫的〈後記〉，除了交代此書輯成的經過，還闡述了同學對舊體詩詞的看法。他們認為，在新文學已經為大眾普遍接受的時代，還竭力提倡舊體詩詞，實在是不合潮流。不過，因為他們是就讀於中文系的學生，故不但要了解古典詩詞的起源演變，還要學會它的形式規律：

否則，讀了中文系還不知詩詞為何物，那太對不起自己，也將取笑於後人。可是，僅僅閱讀和鑑賞，而沒親身嘗試創作，就不能鞏固學習成果，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了解，所以有常常練習填作的必要。

他們還覺得，通過舊體詩詞的寫作訓練，對創作「簡練含蓄的新詩及現代散文，也會有相當的幫助」。<sup>75</sup>接著，文章提及該書的源起：

去年秋，我們曾到裕廊海濱遊覽，回來賦詩記遊，印成「星洲古堡紀游詩」，可惜遊者及賦詩者僅限甲班。這次，我們中文三年甲乙兩班，集體到南風別墅過宿暢玩，大家都被那兒的秀色所陶醉，各人賦有詩詞。然而，這本詞集的題材不限於南風即景，內中還有詠別地的風物的，卻以抒情為主，所以不失詞之本色。<sup>76</sup>

這次集體活動的性質本來與一般大學生的宿營無異，不過將活動的經歷與感受轉化為詞集，便很有點仿古雅集的味道。它為本質只是享樂的嬉遊加添了濃厚的文化氣息，讓中文系學生的活動顯得與別不同。而南風別墅周圍秀麗的景色，無疑有助於培養學子們的詩情。<sup>77</sup>因為參加人數較多，這部詞集的作品數量超過了《星洲古堡紀游詩》，連劉太希的題

<sup>75</sup> 南洋大學中文系，《南風詞集》，頁 61-62。

<sup>76</sup> 同前註，頁 62。

<sup>77</sup> 出遊時間是在秋季，但具體時間暫不可考，據蔣民德，〈浪淘沙·周末遊南風勝地〉，可知是在周末。南洋

詞在內，達到一百一十六首，作者共五十六人。<sup>78</sup>不僅如此，經過了一年詩選課的訓練，同學的創作水平亦明顯比《星洲古堡紀游詩》有所提高。

《南風詞集》中的作品亦是按作者筆名或姓名筆劃的多寡排序，不少同學仍採用了筆名。而據〈後記〉所稱，劉太希不僅為該集寫序題詞，還資助了一部分印費。<sup>79</sup>劉的題詞〈金縷曲〉寫得相當有氣魄，亦滲入了個人的家國之感：

天地秋如許。共鱸堂、神洲苗裔，芳洲蘭杜。薛〔當作薛〕荔芙蓉俱采擷，鐘呂宮商俱賦。看聯袂、南風搜句。笑指鯤洋千尺浪，定垂天、鵬翼搏雲去。應回顧，南園樹。流華暗向孤襟吐。重叮嚀、俊才難得，駒光難駐。我為江山佳麗想，珍重英年詞侶。儘拋撇、勞生愁苦。夢與秋花相對冷，瘴煙霾、黯斷中原土。歸去也，歸何處。<sup>80</sup>

上片寫南風之遊與紀述之作，下片表達了對同學的期許（「重叮嚀、俊才難得，駒光難駐」）和拋開「勞生愁苦」的願望。最後慨嘆雖然懷念中原，卻無法歸去，再次流露出海外遺民的意識。

同學們有關南風別墅的詞作，則如〈後記〉所言，大抵以抒情為主，且本地色彩較為濃厚。且看署名古月的一首〈念奴嬌·南風夜眺〉：

南風秀色，憑欄望、萬里碧波如鏡。銀彩金光堪炫目，另有孤舟橫騁。蔽月輕紗，涼風清切，賞此玲瓏景。縱然無夢，焉能不醉還醒。含怨海若輕吟，呢喃細語，似斷鴻難信。浪跡天涯知甚處，覓得當年幻境。笑語人間，年華一瞬，不惜將離贈。悔教魚雁，悵然還顧清影。（《南風詞集》，頁26）

全詞寫在南風別墅的所見所感。「蔽月輕紗，涼風清切，賞此玲瓏景」等語，確讓人心往神馳。下片主要是抒懷，如「含怨海若輕吟，呢喃細語，似斷鴻難信」，頗有飄逸之感，而「笑語人間，年華一瞬」等語，則顯然受到東坡詞的影響。雖然，詞中音律尚有可商榷之處，<sup>81</sup>但就辭意而言，可算是集中佳品。再如署名鈺卿的〈踏莎行·南風即景〉曰：

大學中文系，《南風詞集》，頁55。

<sup>78</sup> 詞集中署名南月的作者，在其〈滿庭芳〉一詞序文中說，當晚和二十五位同學夜宿南風別墅。南洋大學中文系，《南風詞集》，頁26。

<sup>79</sup> 同前註，頁62。

<sup>80</sup> 同前註，頁3。

<sup>81</sup> 此詞大體按蘇軾同調〈念奴嬌〉（大江東去）、姜夔、張炎、曹勳的格式，但上片第二句「憑」字，宋人俱用仄聲。又如上片末句「焉」字，亦應用仄聲。參閱王奕清等，《詞譜》（北京：中國書店，1979年），第六冊，卷二十八，頁8前14後。



碧海青山，白雲紅樹。瓊樓高矗銀波渚。疏籬映日蝶穿花，閒鷗戲水翻清羽。  
妙舞清歌，鶯聲燕語。人間天上知何處。斜陽西下月華生，南風夜色增明媚。  
(《南風詞集》，頁 49。)

可用「清麗」二字概括其佳處。至於翁紹貞的〈點絳脣·南風遊記〉，則堪稱眾作之冠：

如畫南風，青山隱隱波悠渺。數聲飛鳥。驚破荒林表。  
落葉滿階，恁那狂風掃。長堤道，日沉西峭。老叟還垂釣。(《南風詞集》，頁 36)

此詞音律妥帖，用字甚為流轉，描劃南風別墅所見，頗具沉深之境。上下片結句，筆調尤其冷峻。翁君作品，集中共有三闕，除此詞外，另外兩首〈鷓鴣天〉，一題「金馬崙遊記」，一題「觀霧有感」，都頗堪一讀。如遊金馬崙一首云：

千里行程百丈淵。車沿深谷折迴盤。崎嶇山路如蝸走，花不知名分外嬌。 行小徑，  
步顛連。相迎點綴幾庭園。名花得意嬌無那，未吐芳菲已化煙。(《南風詞集》，頁 35)

金馬崙高原(Cameron Highlands)在馬來西亞彭亨州西北部，上有茶場及各種蔬果園，是馬來西亞的渡假勝地及重要的農產品種植區。以前只有一條相當蜿蜒曲折的山路來往山上山下，故詞的開首即形容了車道的奇險。後片則寫山上的庭園花卉。

正如《南風詞集》的編委所言，該集作品並不限於南風紀遊，還有關於其他地方的吟詠（如翁紹貞上引一首）以及抒懷之作。例如署名浮雲的〈虞美人·過故人園〉：

瓊樓玉宇迴江浦，雁叫斜陽暮。霞光翠影漾漣漪，極目蒼茫點滴見船桅。  
垂楊畫椅依然在，往事如煙海。雙雙彩蝶戲花叢，幽徑尋芳何處是遊踪。  
(《南風詞集》，頁 37)

透過寫景懷人憶舊，流露出淡淡的哀思。此外，同學中因為有不少來自馬來西亞，故不時有思鄉之作，如署名夢馨的〈相見歡〉：

無聊獨倚江樓。望歸舟。脈脈斜暉，風靜水悠悠。  
夢不斷，醒猶幻，是鄉愁。萬水千山，相隔在星洲。(《南風詞集》，頁 51)

按此詞句式，上下片結句均應作九字句，或六字接三字，故此詞大可將句末的四、六句式改為九字句。詞的上片大有唐人溫庭筠〈望江南〉（梳洗罷）的風調，下片開首則如南唐李煜的「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模仿的痕跡還很明顯，但收句卻甚有地方色彩，可見同學能夠以舊瓶裝新酒，借用傳統形式來表達今人的情感意識。這種嘗試，在丁飛（林騰飛）的〈菩薩蠻〉裏更為顯著：

對燈揮管抒哀曲，更深紙盡言難足。翌早付郵車，頻頻看曆書。

郵差才卸下，笑臉前迎迓。羨煞信叢叢，封封不屬儂。（《南風詞集》，頁2）

將等待回信那種焦急不安的情態，以及最後希望落空的懊惱，寫得份外傳神，的是一首成功之作。整體而言，《南風詞集》的水平已比《星洲古堡紀游詩》更進一步。雖然如前引第四屆畢業生黃士衡所言，同學限於創作閱歷尚淺，往往在內容方面未能突破前人，「而寫了不少淒淒慘慘的斷腸詩詞」。<sup>82</sup>但作為初學者，這樣的模仿總是難免的。無論如何，他們至少透過創作練習，掌握了傳統詩詞的基本格律，對於前人作品的用字、韻味等，亦有了更深入的認識。最重要的，是他們接下了師輩們留下的文化火種。

## 五、結語

南洋大學由創校到被合併，只經歷了二十五年的光景，過程與結局都相當令人唏噓。然而在其短促的校史中，亦有不少值得稱道的成就和事蹟。五、六十年代之交中文系師生盛極一時的傳統詩詞創作，在吾人看來，即是一道亮麗的人文風景。此後，雖然間或在一些中文系的年刊或畢業紀念特刊中，仍有同學的舊體詩詞作品登載，但與當年那種師生一同出席雅集、唱和、印行詩詞集的景況，似已不能相比。<sup>83</sup>或說這一濃厚的創作風氣，端賴劉太希的鼓吹之功。不論此說有否誇大劉太希個人的貢獻，無可否認的是，劉氏任內確實透過教學、唱酬，顯著地提高了中文系學生對傳統詩詞的興趣，並促成了《雲南園吟唱集》、《星洲古堡紀游詩》、《南風詞集》幾部師生合集的出版，加上其他擅寫詩詞的老師的協作推動，使南大中文系一時弦誦之聲，盈盈於耳。因為是初學者，集中不少同學的作品，水平顯然仍未臻至善，但它們畢竟直接反映了早期南大中文系在古典文學方面的教學情況，甚有文獻價值。況且其中的內容，亦是一群純真、樂觀的年青學子的真實寫照，在瀾漫著政治鬥爭、人事興廢的南大校史中，讓人重新看到了其美好和充滿理想的一面。

新加坡傳統詩壇，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建國前均十分蓬勃，出現了邱菽園（1874-1941）以及後來的潘受等優秀詩人，還有不少詩社的雅集唱酬，各種華文報刊亦經常刊登舊體詩詞。約莫與《雲南園吟唱集》面世的同時，新加坡著名的新聲詩社亦於1959年重整旗鼓，吸納了不少當時得令的詩人和社會名流。<sup>84</sup>作為南大中文系的詩詞導師，劉太希藉著與新聲詩社交往的機會，帶領學生參加該社的唱酬，將他們介紹給本地詩

<sup>82</sup> 黃士衡，〈四載春風〉，載陳鈞凌編，《南洋大學中文系第四屆畢業同學離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頁167。

<sup>83</sup> 南洋大學中國語文學會1968年的年刊，刊載了87首同學的詩詞，數量亦不可謂不少。見南洋大學中國語文學會編，《南洋大學中國語文學會年刊》（新加坡：南洋大學中國語文學會，1968年），頁82-92。

<sup>84</sup> 參見日落冬，〈新加坡新聲詩社與全球漢詩總會〉，載日落冬個人博客，《日落冬苑》，網址：[http://www.sgwrtings.com/2222/viewspace\\_39616.html](http://www.sgwrtings.com/2222/viewspace_39616.html)

壇，使他們得以與本地詩人交流學習（蘇新銓博士稱，此後他們都不時參加新聲詩社的活動），將校園教學與生活中的文化實踐融為一體。而學生的創作，亦為當時的南洋傳統詩壇，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氣息與本土色彩，擴闊了新加坡舊體詩的文學場域。他們當中有些日後仍書寫不輟，或從事教學，從而延續了傳統詩藝在南洋的命脈。遞至新加坡立國，人民行動黨政府出於消除族裔文化差異的考慮，對語言政策作出重大改變，新加坡的華文教育因而受到致命的打擊，傳統詩詞的見報率亦一落千丈，現時更幾乎絕跡。隨之而來的是創作者的數量和水平的急劇下降。曾經代表本地騷壇的新聲詩社亦已奄奄一息，大有後繼無人之虞。回看當日雲南園雅會少長咸集的盛況，以及師生們與新聲詩社的聯袂唱酬，再審視今日的花果凋零，不禁令人扼腕嘆息。

## 主要參引文獻

### 一、中文

#### (一) 專書

王如明主編，《南洋大學文獻》，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2015 年。

李元瑾主編，《南大圖像：歷史河流中的省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2007 年。

王奕清等，《詞譜》第六冊，北京，中國書店，1979 年。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 年。

李孝定，《逝者如斯》，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年。

李西浪，《劫灰集》，香港，永發印務有限公司，1946 年。

李業霖主編，《南洋大學史論集》，八打靈再也，馬來亞南洋大學校友會，2004 年。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周兆呈，《語言、政治與國家化：南洋大學與新加坡政府關係（1953-1968）》，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2012 年。

郁達夫，《郁達夫詩全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 年。

徐持慶，《新加坡國寶詩人潘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

南洋大學中文系，《南風詞集》，新加坡，南洋大學中國語文系，1960 年。

南洋大學中國語文學會編，《南洋大學中國語文學會年刊》，新加坡，南洋大學中國語文學會，1968 年。

徐持慶，《新加坡國寶詩人潘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

許雲樵（原主編）、蔡史君（編修），《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 年。

陳子善、王自立編，《回憶郁達夫》，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 年。

鈞凌編，《南洋大學中文系第四屆畢業同學離校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新加坡，南大中文系第四屆校友紀念文集編委，2012 年。

嵇義達編校，《嵇哲文集》，新加坡，友聯書局私人有限公司，2005 年。

嵇義達編校，《乾乾齋詩稿》，Cupertino, CA.: 嵇義達，2006 年。



新聲詩社，《辛丑端陽新聲詩社雅集丹戎禺特刊》，新加坡，新聲詩社，1961 年。

錯公（劉太希）編，《星洲古堡紀遊詩》，新加坡，1959 年。

趙穎，《新加坡華文舊體詩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年。

潘受，《潘受詩集》，新加坡，新加坡文化學術協會，2004 年。

鄭光漢編，《蘭花集》，新加坡，鄭光漢，1966 年。

劉太希等著，《雲南園吟唱集》，新加坡，南洋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會，1960 年。

劉太希，《竹林精舍詩》，台北，正中書局，1968 年。

劉太希，《千夢堂集》，吉隆坡，聯邦教育用品社，1961 年。

繆鉞，《繆鉞說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謝松山，《血海》，新加坡，南洋報社有限公司，1950 年。

## （二）專書論文

編委會，〈南大歷屆學生人數統計〉，馬來亞南洋大學校友會等編，《紀念南洋大學創校 25 週年特刊》，吉隆坡，馬來亞南洋大學校友會，1982，頁 66-67。

許統義，〈余雪曼教授印象〉，《南大第一屆（1959）中文系紀念文集》，新加坡，南大第一屆中文系，1999，頁 217-218。

翁世華，〈陳六使先生倡辦南大及其對新馬華文高等教育的貢獻〉，《南大第一屆（1959）中文系紀念文集》，新加坡：南大第一屆中文系，1999，頁 205-206。

黃應良，〈鳥語書聲中的雲南園〉，《南洋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第二屆畢業班畢業特刊》（乙組）新加坡：南洋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第二屆畢業班（乙組）特刊出版委員會，1960，頁 60-61

## （三）期刊論文

林立，〈劫灰與蘭花：新加坡日據時期的兩部舊體詩集〉《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3 期（2016），頁 237-265

林立，〈亦詩亦史：描述新加坡日佔時期的舊體詩集《血海》〉《清華學報》，即將出版。

金進，〈冷戰、南來文人與現代中國文學——以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任教師資為討論對象〉《文學評論》2015 年第 2 期（2015.2），頁 147-158。

姚夢桐，〈時代的印記：邱菽園《檀榭詩集》的出版及其意義〉，《華人文化研究》創刊號（2013），頁 135-147。

#### （四）學位論文

譚勇輝，《早期南洋華人詩歌的傳承與開拓》，南京，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1 年。

#### （五）報刊、網路資料

〈南大中文系何以成為熱門？〉，《南洋商報》，1957 年 6 月 5 日第 14 版。

〈針對南大評議會報告書，南大師生將發表意見〉，《南洋商報》，1959 年 7 月 24 日第 5 版。

〈雲南園雅集訂四月二日晚上在南大校園舉行〉，《南洋商報》，1960 年 3 月 27 日，第 6 版。

〈南大大學週雲南園雅集詩篇正在整理付印〉及〈雲南園吟唱集出版〉，《南洋商報》，1960 年 6 月 8 日，第 6 版及 1960 年 8 月 3 日，第 13 版。

〈針對母校教學媒介問題，南大畢業生協聲明認為，突然改變教學與考試用語經大大地使學生感到侷促不安〉，《南洋商報》，1975 年 9 月 19 日第 8 版。

日落冬，〈新加坡新聲詩社與全球漢詩總會〉，載日落冬個人博客，《日落冬苑》，網址：

[http://www.sgwrings.com/2222/viewspace\\_39616.html](http://www.sgwrings.com/2222/viewspace_39616.html)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5954742.htm>。

## 二、英文

Turnbull, C.M.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09.